

Emotion

倾情志

心与情的N次方！
No.1645 / P32



电影作为一种以光、影、声、画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综合媒介，是人类世界经过包装、粉饰、雕琢甚至扭曲的“虚拟镜像”。所有的电影制造者也必须像魔术师那样，志在用文学戏剧、摄影、绘画、音乐、舞蹈、文字、雕塑、建筑等多种艺术手段，把电影观众带到一个胎孕于真实生活，又高于真实生活的，似真似幻的“梦境”。

这样的分析是站在艺术或媒介发展史的视角，把电影视为“艺术品”。然而，《制造大片》一书，却将电影置于“权力场”来观望政治权力、金钱等强有力的社会资源究竟是如何介入电影的生产、运作、营销等重要环节。掩卷而思，你不禁恍然大悟——原来每一幅美轮美奂的画面背后，竟然还有金戈铁马、翻云覆雨般的诸多争斗。

布尔迪厄曾把物理学中的“场”(field)的概念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，进而提出了场域的概念：“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，一个实力场——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，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、持久的不平等关系——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场。”在诸多场域中，权力场是一个包含许多力量的场域，受各种权力形式或不同资本类型之间诸力量的现存均衡结构的决定。同时，它也是一个存在许多争斗的领域，各种不同权力形式的拥有者之间对权力的争斗都发生在这里。也就是说，权力场由各种资本(经济、政治或文化资本)以及它们之间的客观关系(如支配关系、屈从关系等)而组成。资本的拥有者会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再争取更多的权力或资本，以求获得某个具有支配性的优势地位。



书评

>>>

《制造大片》

作者：爱德华·杰·艾普斯坦
出版社：理想国 | 台海出版社

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里提出了“经济人”假说，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，利益最大化是其最大的诉求。放眼看好莱坞，各大电影公司的创办者都是私人资本和财阀集团，具有与生俱来的“经济人”特性，势必会以追逐利润为终极目标。金钱成为权力大棒，电影公司的掌门人会挥舞着这根大棒，在挑选哪个剧本、哪个导演、哪些演员方面保留绝对的生杀大权，并制定游戏规则。

社会学家们拓宽了权力的概念，他们认为权力几乎是无所不在的，可以泛指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切命令和服从现象，凡是存在着优劣的对比、命令和服从的对应、崇拜、敬畏、依赖等情感的地方，都可能发现权力的影子。一个人

甚至可以凭借他的容貌、技艺、家庭出身、职位等来吸引其他人的崇拜、追随和服从。按照以上逻辑，美国电影通过大片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，实行话语霸权和文化殖民；电影明星格外爱护自己的形象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吸引影迷追随他们的影响力的根源；而在每一部电影中，剧情、演员、配乐等细枝末节皆会产生无穷无尽的艺术感染力，增强电影的票房。

围绕着电影的发行市场、电影院以及市场，也常常上演权力的争夺战。片商与影院关于票房展开讨价还价和博弈；影院为了提高利润，甚至会故意在爆米花中多加一些盐；制片方为了从一部电影中获取更多的收益，在开发DVD、玩偶、游戏等衍生品以及授权电视台播放的费用等方面绞尽脑汁。

总而言之，“制造大片”其实是“制造权力”，梦工厂也是权力场，电影公司老板、制片人、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经济人等都是这个场域中的权力主体，每一方都竭尽全力制造权力并围绕稀缺的资源展开争夺，同时，他们也被各种隐形的权力所左右、影响。这让人不得不感叹：三尺白银幕后，竟然仿佛藏有千军万马的战场，声色光影亦是刀光剑影，好不叫人惊心动魄！

新书

>>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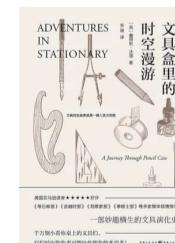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在好莱坞图谋不轨》

作者：蒂姆·伯顿(口述)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·后浪出版公司

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伯顿访谈录，历时十七年。

朋友总是急着离蒂姆·伯顿而去，好像闻到了“给我死远点”的气息。伯顿迷茫到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却在恐怖电影的怪兽身上找到了共鸣，觉得它们其实很真诚，只是被误解。这种错位的双重性格后来成了伯顿电影中人物的主要特色，也是影片打动观众的重要原因。



《文具盒里的时空漫游》

作者：詹姆斯·沃德
出版社：重庆出版集团

这是一部关于文具演化史的通俗作品。作者以一只被遗忘在杂货店角落里的“古董”文具盒为向导，带领我们穿越时空，探询文具们的发展历程。透过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、生动有趣的细节，作者向我们传达了他的洞见：文具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。千万不要小看你办公桌上的任何一件小小的文具，它们的经历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。

既然青春留不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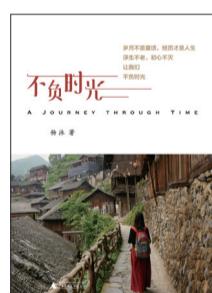
【文/雪鹤】

荐读

>>>

《不负时光》

作者：杨泳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说实话，太久没有认认真真地看书了，尤其是杨泳这一本旅行笔记，没有华丽的言辞和娇柔的表述，仿佛，坐在身边边喝着咖啡边娓娓地诉说着她今天的心情，让人感觉踏实、亲近、接地气。她用时光雕琢的旅途，我一字一句一句地默读，分量渐显。被浮躁喧哗的生活困顿的情绪，趋向安静，难得的安静，安静得让我觉悟到，无论停留或行走，身体的某一部分，一直都在路上。

杨泳的《不负时光》分三部分来完成，第一部分是：独自旅行。第二部分是：和朋友相约旅行。第三部分是：伉俪同行。

最喜欢的是她写的第一部分，那是独自一个人出行的片段。有时候，一个人行走就是一种简单的奢华。出发和归来，时间恰好，期间暗藏着旅程的明媚和愉悦。一个人去无人的旷野，坐在一隅，听山的沉默听河的寂静，再

找一片汪洋草海，收割流逝的光阴。一个人行走，内心所承载的是奔涌的洪流，踏出去的每一步，像花儿一样一瓣一瓣的开，直至洪流散开，每一滴都润泽着路途……然后，内心带着一涓清澈的细流，返回。所以，喜欢《不负时光》，喜欢她独自行走的那些片段……

杨泳说：“在我的字典里，没落和破败不是贬义词，而是时光的痕迹，是镌刻在岁月里的繁华与荣耀。”一句话，涵盖了她对古镇的建筑和古老村落的热爱与钟情，也表明了她对历史的尊重，对时间的膜拜。这让我想起，我去黄姚时遇见的一个旅游团，他们因为黄姚的破败与导游大闹，说：“花了钱带他们到这么破烂的地方！”黄姚只是“破”，但并不是“烂”！那种情景，只能用“只与同好论高低，不与傻瓜道短长”这句话来抚慰自己听到的关于黄姚的评论。

她在新疆之行的结束语里这样体味行走的意义：“旅行会锻炼一个人，会打开一座心城，使之成为一个胸怀四海的人，不再有苟且的焦虑，而是胸怀诗与远方。”其实，岁月如酒，够回味够醇香，时光也从不曾薄待过我们，就看你是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呈现自己，有人以一朵花的绽放来诠释清香和纯美，有人以一杯水的流动来滋润焦渴和希望。而杨泳，却以一颗行走的树的姿态，串起枝枝桠桠的温情，以清净为剪刀，把遇见，裁成庇荫，以便日光晒伤的行者，乘凉。我，是其中之一。